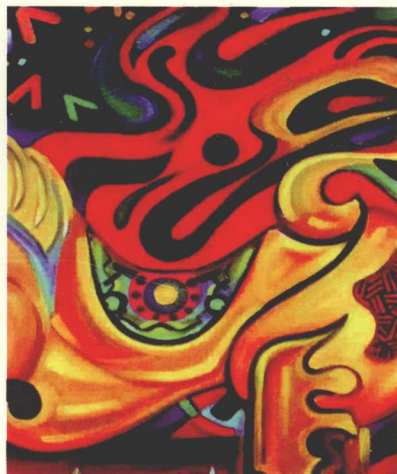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铃铛与火焰

范怀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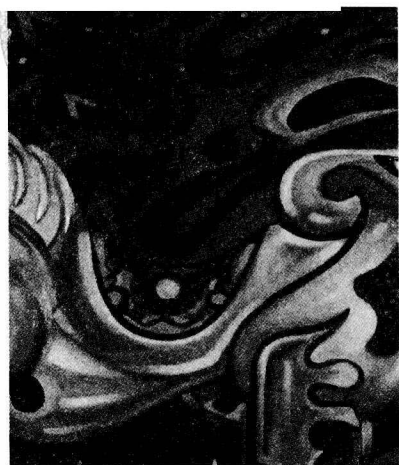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铃铛与火焰

范怀智◎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铃铛与火焰 / 范怀智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9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ISBN 978-7-5063-8356-1

I. ①铃… II. ①范…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010 号

铃铛与火焰

作 者: 范怀智

责任编辑: 秦 悦

特约编辑: 冉晓雄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61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56-1

定 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抹迷人的新绿

贾平凹

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摆放在我面前，就好像八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却都揣了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想法，以各自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腔调娓娓地讲述着、叙说着，甚至唠叨着。他们说那么全神贯注，说得那么情深意切，以至于让我心生感动，倏忽间看见了自己不太遥远的青年时光。

这八位青年作家多生于秦地，是黄土地养育的一群儿女。三秦大地多神奇，神奇的不光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卯卯，更有那些古老的传说，厚重的文化。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难免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脾性，血脉里自然就有了这块土地的因子——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生出的几株小树，就像是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几株庄稼，一边汲取着传统的营养，一边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默默地扎着自己的根，长着自己的杆，繁茂着自己的叶，孕育着自己的果。而这一次的集中亮相无疑令人眼前一亮，欣喜的看见在陕西文坛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新绿。

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和这八位青年作家大都见过面，说过话，虽然谈不上多么的熟稔，但对于其人其文，每每见

之，却总能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里面有地缘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姻近。我耳闻或者目睹过他们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我亲眼见证过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努力取得的大大小小的收获。我常常在心底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我也常常为了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帮助的人们而心生敬佩。去年以来，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包括这八位作家在内的二十余名青年作家被纳入其中，除了给予经费上的帮助，还多次组织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名家传道解惑；陕西省作协联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为这些青年作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他们的导师。同时，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作品专号，赴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对这些青年作家进行宣传，为他们摇旗呐喊。今年以来，文学院先后组织了“三秦文学季”系列讲座，聘请国内名刊大刊编辑进行系列讲课，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为了集中推介展示他们的创作实力，这次，文学院又选拔出八位青年作家，由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八部作品。现在，这八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是丑是俊，是咸是淡，就交给读者去品咂吧。

在和这些青年作家的交流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上有些道理本来也讲不出来，而且一讲出来就错了。因此，我不想就创作的方法原理一一赘述，我也不想就这八位青年作家的八部作品一一分析。我想说的是，创作需要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创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幸运的是，在一大帮文学热心人的勤劳操持下，环境和氛围有了，就像唱戏的台子已经搭起来了，开场的锣鼓已经敲起来了，接下来戏会唱得怎么样？我期待，我有信心。

2015年8月 西安

目 录

CONTENTS

鸟巢	1
点灯	11
毛兰	26
姐妹	55
梅尔森的圣典	72
小莫	94
石榴的镇街	116
明亮	133
铃铛与火焰	158
十月二十三日清晨	183
玉米·羊群·核桃树	201
益店	244
梅是一只羊	261
伏天	281

鸟 巢

跟所有的老榆树一样，纷纷扬扬落尽了叶子，沉沉地睡去。只是到了隔年春末，却独独不见醒来，母亲说：

“等等看。”

此后，我们全家人还是隔三岔五地给它浇水；时刻盼望着有喜鹊或乌鸦在它枝头做巢，给我们关于它可能生还的一丝讯息。

就这样，我们熬到秋末时，则亲眼目睹了好几对寻地做巢的乌鸦和喜鹊，于它枯干的枝头飞绕几匝，竟不声不响地飞去了。父亲走出院门，咬着烟杆，痴痴地看着它们一直滑翔成两粒微弱的黑点后，便脚步持重地回到院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

“把它斫掉。”

除了姐姐，我们家没有人敢反对父亲的权威。当父亲磕掉黄铜烟锅里的烟灰走向斧头时，姐姐哭泣着把斧头藏到了身后。

胡子拉碴的父亲说：“给我。”

姐姐用她白藕样的手腕抹眼泪。姐姐恳求：“爸爸，就给它再浇一年水吧！”

父亲瞅了瞅姐姐苹果样的脸蛋上，涂满了乱七八糟的眼泪。又抬头看了看爹在院外头老榆树上枯干的枝柯。其实父亲的突然举措，

是跟我们一起守望老榆树的整整一年里，病痛的他瞅到了来自死亡的寂寥与萧瑟。弟弟已经长到了十八岁，订了婚的姐姐要不了多少日子就会成为别家的人。父亲老了。愈来愈感不适的父亲已经不由自主地留意起死亡的气息和黑暗的影子。我们只能从父亲强忍的身体上看到与往日似乎没有差别的一如平常。

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下，姐姐已很少下地。忙于农活，又忙于一日三餐的母亲顾不上给姐姐为期不远的嫁妆插手。我听见夜里哀叹的母亲给姐姐说，地里的活着实太多了。我和弟弟看得出，母亲是想挤出火柴棍那么短、就火柴棍那么短的一点儿时间陪姐姐说说话，哪怕为她花架上正在描绣的牡丹添上一片绿色丝线织就的叶也成。可母亲每天总要为家里的活路忙活到深夜。父亲蹠在檐台上抽起旱烟的咳嗽声愈来愈响亮了。姐姐还是抽空儿去给院外枯死的老榆树浇水。我记得，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姐姐，我来吧！”

那夜的月光像刚刚汲出井口的水，冰凉清澈。我知道姐姐是想在离开我们的院落以前，将我们院外的给我们遮蔽了二十多年阴凉的老榆树救活（我们家从老屋搬过来，搬到老榆树底下也就二十年）。看来一切都是徒劳。

弟弟似乎最先看到了水的无能为力，弟弟爬上枯干的老榆树顶梢，在一柯丫形的枝杈间，用很细密的枝梢交错着，给寻找树杈乌鸦喜鹊们织了只精致的巢。

第二天清晨，依然在院里如刺般咳嗽的父亲灰蒙蒙的眼睛发亮了。他惊喜地叫喊着走向鸡笼的母亲和入睡不久的姐姐，还有我和弟弟。父亲像村中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用姐姐的名叫母亲了（其实父亲还不老，过完了这个年，他才四十九岁）。

“梨花、梨花。槐林、杨林。”

第一朵梨花是我母亲，第二朵梨花是姐姐。父亲咳嗽：

“咳、咳。”

我们都慌慌张张地跳进院子，跳到了父亲左右。母亲站在父亲

身后，姐姐的肩挨着父亲瘦起来的胳膊，趿着鞋子的我和弟弟立到父亲前头，顺着父亲抬高的手臂以及手指的方向放飞了我们的目光，犹如目睹了彩虹，我和弟弟惊喜地张大了嘴巴。我们看到：枯干的榆树顶梢那枝条交错得齐整的巢。父亲这时欣喜得像个孩子，吵吵嚷嚷地叫我们看。

“都看啦，都看。”

我相信，我们的目光谁都没有偏离鸟巢。

母亲那一天显得格外静，静得像缕炊烟。父亲的眼睛像月夜的河流般发亮了；他许久都波澜不惊的目光，刹那间有了澎湃的激情，有了粼粼的波光。姐姐的眼里分明是蕴满着泪水。姐姐眼泪汪汪的眼睛眯眯起来。她肯定知道，她眼皮不能动，哪怕是稍微眨一下，决堤的洪流就会从眼眶里奔涌而出。阳光晒上姐姐镜子样光洁的脸庞。姐姐的脸太阳似的照亮了我们的院子，姐姐的白手臂变成了金色。佛陀样的金色。姐姐听到了夜半的院门声。

弟弟轻手猫脚地开启院门时，姐姐窗户上的灯还没熄去，铜色的灯光落到了院墙和半扇门扉上。哐当。姐姐没怎么留意。姐姐的牡丹花就要绣成了，姐姐还想给母亲留下最后的一针。到时候，河那边的嫂嫂和婆姨们问她，她就会轻声说：是我妈绣的。院门又哐当响了一下，院中惟一簇金针草的气息很浓郁。是门环拍打了门板。深夜里门环拍打院门是常有的事。姐姐还没有睡意，她沉浸在已经鲜活起来的牡丹的姹紫嫣红里。放在院子中的架子车，哐，响得很沉闷。姐姐问，谁？谁撞到了架子车上，谁只是噓了声。告诉姐姐别吱声，姐姐听出——是弟弟。而后，庭院正中的便盆响起银子样的叮叮当当。弟弟似乎有意隔着窗户问：姐，你还没睡吗？姐姐嗯了声。弟弟说：姐，你睡吧，你不睡，我睡不着。姐姐放下了手中给牡丹花镏金边的花针，钻进被窝里，将被角掖在脖颈下，灯灭了。新月如一把锃亮的镰刀挂在老榆树的虬枝上空。一窠鸟巢棉帽子似的镶在新月底下的树杈上。

这天清晨，傻呵呵的弟弟展现了令我们都信以为真的装模作样。

他摇摇头，又咧着嘴巴嘿嘿笑。除了姐姐，父亲、母亲、我都被弟弟的善意欺骗了，甚至我的眼睛里充满了老榆树死而复苏的吉祥。母亲的静和父亲的欣喜都是难以言喻的。父亲的腰直了一下，他觉得缚在他身上的那根绳索被解开了，通体有了惬意的舒畅，四面透风的喉咙，竟然浑亮起来。

“我得出去走走。”

父亲要下地去了；扛起锄头，走出院门，我们都听到了父亲嘴里久违的小戏。

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宗，
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

父亲原本厚实的嗓音阴雨后的泥巴样滞浊。我们听到父亲咳嗽着走出村口。新种的麦田绒绿了，树木和远处的山峦渐次枯黄。慢慢地有了油条样的颜色。可我们谁都没想到，父亲那天会出去得那么久。直到晚上，天空里的星星稠密得足有八万四千颗时，父亲咳嗽着佝偻着腰，从黑暗中走进了村子。我们急切地召唤父亲的喊叫，像在广袤的夜空寻找村庄的鸽群样飞翔。

“槐林，爸爸，爸爸，爸爸。”

母亲已经用我的名字呼喊父亲了，要强的母亲不得不承认，父亲正一天不如一天地老去。父亲像撩起一面黑沉沉的幕布，弯着腰出现时，村子里的灯火早都熄灭了一层。

院门洞开着。放下锄头，蹲在门墩上的父亲给田野里奔走的我们，点起了他的一盏烟火。嚓，划根火柴，按进铜嘴烟锅里的烟丝又红又亮。像我们家院门口落了颗疲累的星。姐姐开始了往回奔跑，散在四处的我们都没有看到姐姐的哭泣。父亲看到了，父亲看到姐姐扎了红头绳的辫梢，在姐姐苗条的腰间轻轻地飘。

“爸爸。”

父亲嗅了声，给黑暗中异常恐惧的姐姐一个怜惜地呼应。

父亲嗓音沙哑地说：“我在咱家的田地里走了一遭。”

“爸爸。”我汗水涔涔地跳进了村口。

父亲嗓音啾啾地说：“我到村西的河边上转了转。”

父亲的咳嗽又响亮了，他说：“我到村北的坡地上晒了一会儿太阳，太阳我娘的手一样轻轻拍抚着我，我就睡着了。”

父亲在红豆的烟火后边微笑。我们听到父亲的低沉和温和：“回，回吧，都饿了。”

父亲的微笑，此后就永久凝固在脸上，他的皱纹，新苗的根须似的在他脸上迅速蔓延。直到后来，厚起来的皱纹最终将那夜的微笑挤进了眼角。父亲在他落了几粒星光的锄刃上磕掉了烟灰。寂寂的夜，在父亲缔造的叮叮咣咣里活了。母亲腿痛，回来得最晚。关闭了院门，跟往常一样，从田地里回来的父亲，到后院转了一遭，看看我从远山打回来的一垛柴火和弟弟收拾干净的圈舍。蹑到厨房前石砌的檐台上，笑咪咪的父亲颇为得意地说：

“槐林，今天打了一摞柴火。杨林，今天给咱起了圈舍。”

父亲转过头去唤姐姐：“梨花、梨花呀！你的花绣完了吗？”

厨房帮母亲做饭的姐姐默不作声地在案板前擀长面。母亲坐灶间烧火，扑、扑……蹿出火膛里的焰火，侍弄得整个厨房一闪一闪。姐姐腰间发梢上的红头绳，像一颗熟透的红果。姐姐没说绣完，也没说没绣完。姐姐喊杨林：

“杨林、杨林，给妈往灶间拾一篓柴火。”

满院里响起弟弟腾愣腾愣的脚步。姐姐抿住嘴，羞红了脸。火光在厨房跳跃。姐姐的长影子落到高墙上。

姐姐突然说：“爸，野地里的野菊花开了，你闻。”

父亲屏住气，仰了脖项，目光放进天里，静了会儿。然后深深吸气，父亲闻到了，我们全家都闻到了，闻到了如霜的菊香。此夜，我们是最早嗅闻到菊香的人。谁让我们家是村子最西边，紧挨野地的第一户人家呢。老榆树就长在我们院墙外的场院上，场院里堆了几摞馒头样的麦草垛和两簇散着甜香的玉米秆。弟弟打着哈欠，父

亲还是蹠在檐石上，吧嗒吧嗒地吸烟秆。风冷冷的，姐姐要出嫁了。月亮的模样像咬了一半的白面烧饼。我仰望苍穹。

姐姐出嫁的事有些突如其来，时日刚刚交上腊月，腰脊愈发佝偻的父亲常在太阳晒得很醞的晌午出门去。冬日里，天黑得早。有几个晚上，天黑严了许久，还不见父亲回来。我和弟弟告知母亲应该去找找父亲，坐在灶间文火的母亲，声音微弱地告知我们：

“还是别去的好，让你爸黑灯瞎火地走走。他往后回村里，就能摸着冰凉的路了。”

我和弟弟就如两块放在门墩上的石头，蹲得高高，睁圆了眼睛一直瞅视着，延伸在黑暗里胳膊样弯折的路。

那几个夜晚，我老是深更半夜里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梦。一只黑黑的蚂蚁，蹒跚在两边是悬崖绝壁的赤裸的胳膊上，胳膊伸展在无边无际的黑夜，我隐藏在黑夜中的眼睛，目睹了蚂蚁彷徨的东张西望，它没精打采，无助地从手腕走向臂肘。蹲在我家的门墩上，我饱含黑暗的眼睛，时时能够注视到孱弱无力的蚂蚁，行进在扑朔迷离的不知所向之中。我问弟弟：

“一眼不眨的，看啥？”

弟弟说桃子家的黑黑。黑黑是桃子家的黑猫。黑黑已有四天不进一口食了。弟弟说。

“我看到了掉了两颗牙齿的黑黑，离开了桃子，离开桃子家的所有人。爬上桃子家院里的核桃树，从核桃树的枝梢，跳上桃子家的院墙，从桃子家的院墙上贴住墙皮，溜下去，脚步很轻，像支随风飘起的鸡毛，穿过黑黑的夜跟凉风飏飏的麦田，往村北的坡地上去了。”

黑黑的你，穿过黑黑的夜。

然后轰然倒下，仰面朝天，

躺在高高的草丛里，

等待露珠一样晶莹，

流星一样从天而落的死亡。

弟弟说：“黑黑刚刚死了，有一颗露珠落进了草丛里。”

“爸爸、爸爸。”

我和弟弟开始了抽泣。我们高声喊着爸爸，在弯折的乡村土路上奔跑起来，我们像两只旷野中的羊羔。

眼睛红肿的姐姐为了尽快筹备嫁妆，彻夜不眠了。灯，铜色的，只要姐姐屋中铜色的灯亮着，我们都静静地缩在屋间的炕头上，犹如洞窟里的两只蟋蟀，注视着洞口麻钱似的一方光亮，并且屏息侧耳倾听着春天迫近地风吹草动。天气倒是越来越冷。月亮像轮冰块挂在天边，距离我们的窗户很远，一如父亲冰凉起来的微笑。

父亲的微笑水泥样地固在脸上。他知道老榆树枝头的鸟巢是虚假的所为。但他不知道是深夜里偷潜出院门弄出一声响的弟弟。

“鸟儿怎么会在夜里做窝呢！”

“做了窝，怎么却没有鸟。”

巢一旦做好，鸟就会牢牢地守住一刻也不离开。父亲笑笑，还是默认了：老榆树枝头的鸟巢是黑夜的、一双红眼睛的鸟儿做的。

在父亲出门后久不回归的夜晚，姐姐还是违背了母亲冰冷的制止：

“你回来。”

姐姐则像只倔强的小鹿走出院去。

“我不管。”

当我和弟弟要尾随而去，姐姐似乎很气恼地阻止了我们。她柔和的嗓音里夹裹着沉郁的埋怨。

“槐林、杨林。”

我们的脚步都冻住了。姐姐的影子如水样消隐在夜里。姐姐走上村西的桥头，父亲一堆烂棉花一样耷在桥栏上。姐姐的到来，使父亲坚硬的微笑温和起来。

父亲气喘吁吁，说：“梨花，你知道，夜里筑巢的、是只啥鸟吗？你肯定不知道，爸爸知道，那是、到了夜里、眼孔中、能够放出、红光的鸟儿，不管黑了明了，它的眼睛、都能看到。它能洞明、

了知一切。”

姐姐扶住了父亲的胳膊，父亲的胳膊冰凉如水泥桥上的护栏。父亲继续着喘吁：

“梨花，你知道……那鸟窝里……为啥老没有……鸟儿住呢。爸知道，那是鸟……给自己……做的新窝，还顾不上。等开了春，天暖和了，它们就……全家搬过来。到那时、咱家院落里、就欢喜了。天天……都能听到……那红眼睛鸟儿……一家的吵闹。”

姐姐哽咽起来，父亲又说：“梨花呀，把你提早……嫁出去，是……爸的主意，不是……你妈的主意。”

姐姐的婚期定在了第二年的正月十九日，最多只剩两月。父亲的意思是，等姐姐在家过了年，再嫁到河对岸的人家去。

我和弟弟舍不得姐姐走，弟弟站在院里嘟嘟囔囔地说：“姐，我舍不得你走。”

姐姐绣针底下的腊梅花开了。姐姐隔窗叹息：“腊月到了。”

腊月的风暴定时而起。我们比谁都清楚，院外长在土场和院墙间的老榆树不能倒掉。母亲默默地在霜降前就准备好了三根粗壮的绳子，并在老榆树周遭的三个角上，由我和弟弟打下三根木橛。其中的一根钉在我家的院子里，和那丛依然葱绿的金针草钉在了一起；一根钉在老榆树的东南；一根钉在老榆树的西北。母亲的意思是：一起风，一旦听见远处的风暴呼啸着涌滚而起，就由猴子样的弟弟爬上枝梢，把三根麻绳的顶端牢牢系绑在树杈上；榆树底下我和母亲姐姐守住木橛，并将垂落绳索的底端，紧紧拴系到斜着钉于土地深层的木橛上。风暴像移徙的兽群，在母亲憔悴的预言和有所准备中逼近了我们的村落，从西边的旷野阴云蔽日地横冲过来。

母亲坐在灶膛前，火映着母亲杂乱的头发，母亲说：“就来了。”

母亲坐在遍地霜白的夜里，那夜的月亮像悬挂在天空的石头。母亲的棉袄硬邦邦的，铁一样。脸色苍白如月光的母亲牙关咯咯地打战。母亲说：“来，来了。”

我们眼睁睁地走进腊月十七日的午后，昏黄的风兽终究还是撩

起遍野的尘沙侵袭了我们。最先我们听到成群结队的风兽，一声声怪戾的嘶吼狂吠，顷刻间，它们血淋淋的嘴巴，伸向我们的场院，屠刀般的牙齿与猩红的舌头捅进了一块肥肉样的麦草垛，我们只有挟裹在怪戾的风兽中，看麦草垛被吞噬和撕碎时刻苦痛地哀号。紧扑来的沙尘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榆树枝杈间的弟弟，像守护雏子的鸟儿，守护着自己亲手搭建在暗夜里的巢柯，他用结实的胸脯，牢牢地将喻示老榆树复苏的鸟巢死死地压住。弟弟的双臂紧紧搂住他脑袋旁侧粗壮的枝杈，双腿交错如打成死结的藤蔓缠绕在树干。呼啦啦作响的弟弟，若旗子样被烈烈的风兽撕扯得飘扬而起。无助的弟弟愤怒了，他的目光如火样红亮起来，冲着风兽狮吼般地咒骂：

“风，狗日的风。”

而我们听到的，竟是从弟弟憎恶至极的嘴巴里踹蹿出凄绝的鸟鸣。他惟一可以用于回击的嘴巴，跟有着猩红舌头、屠刀般牙齿的风开始了搏斗。

“风，你别想杀掉我们。”

弟弟的嘴唇突兀坚硬了，一柄锋利如剑的喙，叮叮当当地与风兽铁石的牙齿磕绊碰撞；在逆风的我家院子的土墙上，落了几朵殷红如梅的血迹。血迹来自弟弟的剑喙。叮叮当当不绝于耳。

我听见母亲像在遥远处呼喊姐姐。

“梨花。”

姐姐又像在极远处呼喊着我。

“槐林。”

我叫喊高高飘扬在我们头顶弟弟。

“杨林，压紧啦，千万别让狗日的风，叼走咱们的鸟窝。”

我听见树梢上的弟弟，给我和母亲和姐姐地应答。

“嘎，嘎。”

风兽的牙齿揪拽着弟弟身上铅灰色的羽毛。树底的我们无法目睹弟弟的羽毛、翻舞飘飞的情景。可我们心里明白，谁都不能松劲，我们是绷紧在树干上的绳索，不能放弃。风会吃掉我们。尽管如此，

我和母亲和姐姐宁肯成为老榆树四周的三根木橛。我们的腿和腰已深深扎进了土层。脚底生出了坚实若铁的根须，向我们的四周嗖嗖地延伸生长。我触碰到姐姐和母亲，母亲触碰到了姐姐和我，我们紧密地交接在一起。我们有着铁索样的手臂。

没有谁能将我们连根拔起。

也没有谁能将你击倒。

爸爸，我们甘愿做你的鸟儿。

我们会在你衰朽的枝头为你筑起新巢。

爸爸，我们一直和你站在风里。

.....

直不起腰来的父亲跟母亲搀扶着，咬住牙狠命地拽住绳索；还有院外的姐姐、我，以及老榆树枝头石块样压住鸟巢的弟弟。我们一家人都号啕大哭了。

后 记

父亲聪慧得出了名。父亲早年演过戏，在全县的大戏台子上饰演过寇准，伯父知晓后，专程从乡下的老屋来县城的中学，他痛斥父亲，“好端端的演什么戏，把一个好好的天官在戏台上就演没了。”父亲后来上师范、教书，后来成了右派，父亲的大半生都在我们的村庄里度过，凄怆而无奈。遵从父亲的遗愿，在他歿去三年的忌日，我给他坟前立了块青石头的墓碑，碑上刻写着我们姊妹的名。后来多年，我总想给父亲写点文字，每每想及父亲我都泣不成声……

（发表于2014年《中国作家》第9期）

点 灯

村人都搬迁到山下去，风坪独余了喜土守望。喜土长得像观音，天生是个盲眼人，比我长两岁，1976年生，到今年就三十八了。同龄的人都忘记了她，就是每次回家还能看到风坪的灯。她还在村外悄悄地活着，一把剪刀是她打发时光的用具，她的剪纸竟有了圣灵的境界。她没见过喜鹊，能剪出喜鹊，她没见过牛羊，能剪出牛羊。她还能剪出太阳、月亮和自己的模样，还有仙子和天神。村里留守的老人们打小偏爱她。若要提说了喜土，祖父就会说：谁说喜土是瞎子呢，要说喜土是瞎子，你想、你想，那这世上能有几个不是瞎子。

1

风坪跟龙坪间的谷地叫六水坪，六水坪的中心是蓄满六道泉水的百花词（池）。百花词那旁，即刻有了水担与水桶的叮当声。

叮当、叮当，近似于揭被鸟叫的响动，浮了层水雾，星星点点